

■悦读分享

当诗人遇见飞鸟——读《飞鸟记》有感

张海华

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,当我第一次看到《飞鸟记》的时候,竟下意识地推测:大概是后人模仿大名鼎鼎的《昆虫记》而写的书吧!等拿到书迫不及待地一翻,方知大错特错。这是一本与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同时代的书,都是从1879年开始陆续出版,都是用法语写作,均为多卷本,都是充满人文情怀与文学美感的博物学名著。

不过同为百年经典之作,《昆虫记》老早就被译介到中国来,迄今不知出了多少版本;而《飞鸟记》近年才被译为中文,去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初次出版。

《飞鸟记》最吸引人之处,就是文图合璧,书中所描述的每一种鸟均配有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精妙绘图。此书由两位作者合作完成:写作者是瑞士的欧仁·朗贝尔,他是作家、诗人、教育家、艺术评论家兼博物学家;绘图者保罗·罗贝尔,是当时瑞士最重要的画家之一。

书中每篇文章均以鸟名为标题,详细描述了50种鸟。有趣的是,作为本地的观鸟爱好者,我发现这50种鸟中居然有21种鸟儿在宁波也有分布,有的是常见留鸟,如麻雀、大山雀、乌鸫、白鹡鸰、戴胜、隼等;有的是候鸟,如家燕、杜鹃、蚁鸫(音同“列”)、戴菊、黄鹡鸰、雨燕、夜鹰等。另有两种鸟,分别是斑鹑(音同“翁”)和赭红尾鹑(音同“渠”),虽说在宁波未见分布,但其近亲北灰鹑与北红尾鹑,却是我们这里的易见鸟,它们的习性几乎一样。这不奇怪,有的鸟本来就分布很广,还有好多年鸟是长途迁徙的。

从《飞鸟记》初版面世时间再往上推100年,就是英国的吉尔伯特·怀特的《赛尔伯恩博物志》逐渐成书的时间。尽管怀特的书也充满诗意,不过对于鸟类的描述更注重自然观察的准确性。而欧仁·朗贝尔不仅对鸟类外貌、歌喉、习性等进行了极其细致、生动的描绘,更用饱满洋溢的热情、诗一样的语言把鸟儿的生活拟人化了。我只要稍一恍惚,有时就分不清作者到底是在写鸟还是在写人,这真的是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。

作为一个“鸟人”,我的网名就叫“大山雀”。我当然很好奇朗贝尔是怎么描述大山雀的:

“只要阳光稍微灿烂一点,大山雀的生活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它只知道玩耍嬉戏。它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,用一只爪子紧紧扣住,倒悬下去,再重新直立,扇扇翅膀,还啄啄点点,永远停不下来那调皮的举止和漂亮巧妙的回旋。……没有什么能像山雀的一天这么兴奋了,哦,除非是山雀的另一天吧。”

读了这段文字,大山雀的觅食行为与活泼好奇的天性宛然在眼前,不仅如此,大山雀的快乐也仿佛从字里行间弥漫开来,感染到每一位读者。

戴菊,光听这名字,就觉得这一定是种非常漂亮的小鸟。它头顶那一抹金色,如秋菊之灿烂,如王冠之耀耀,而它的法文名roitelet,其字面含义即为“小国的国王”。戴菊在宁波属于迁徙过境的“旅鸟”,极为罕见,十余年来,我只见过它一回——那是2008年4月25日下午,姚江公园;次日,便不见踪影。书中《戴菊》一文的结尾,如此描写那些留在当地森林中越冬的戴菊:

“戴菊,忠诚于其所爱之故土,仍旧鸣唱飞舞于古老的冷杉林中。而我们看见,在山顶之上、在钟乳石般的冰挂中、在落满雪花的针叶里,还有在冬天为森林穿上的所有雾凇间,都闪耀着它金色的王冠。”

作为一个亲眼目睹过戴菊的灵动之美的幸运者,我完全被这些语句感动了。这不是散文,是诗。类似的文字,在书中比比皆是。

前几天,鸟友们又在海曙西郊的姚江边的芦苇丛里见到了罕见的蓝喉歌鸲。每年三四月份,都有这美丽的小小歌者迁徙路过这里。

在《飞鸟记》中,朗贝尔首先如此赞美蓝喉歌鸲的蓝色之美:“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蓝色之一,既绚烂又柔和,既温暖又清冽,天鹅绒的柔光和蓝宝石的辉亮相得益彰。”而下文谴责了人类对蓝喉歌鸲的捕猎:

“被俘的悲伤不仅让它心情沉郁,也让它的羽毛黯然失色。总之,囚笼里的蓝喉歌鸲从第一次换毛开始,就眼见着胸前的明媚蓝色退化为平淡无奇的灰色。它的宏伟华丽只属于自由!……对自己的美



蓝喉歌鸲。 张海华 摄

貌也深有感知的鸟儿,怎么愿意过着晦暗的生活……”

是啊,我曾见过蓝喉歌鸲站在油菜花旁婉转鸣唱,这歌声岂能属于牢笼,一定只有在广阔清新的原野中才分外动听!

朗贝尔还赞美了猛禽的“伟大的、罕见的、能够超越人类可怜想象力的捕猎方式”:“(鹰和隼)隐身于深邃天际……在空中审视地面发生的一切,选定猎物,如晴空突现的霹雳般猛然袭击。那被选中者想躲避,完全徒然……它的命运早在天上就被决定了。”作者认为,人类因为猛禽抢走了“羊羔和鸽子”而讨厌它们,是缺乏诗意的短视之见,因为:

“请好好想一想,如果没有猛禽,大自然便会缺少诸多奇迹中的一个,诗歌也会缺少诸多卓越象征中的一种。对任何事物,我们都不能单从物质功利的角度来进行判断。”

对于这些在130多年前说的话,我除了折服,还是折服。欧仁·朗贝尔对生态理念的理解,绝对是大大超前的。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物,从来不是为人类而设计,也就像另外一本书的名字所表达的:“万物有灵且美。”

最后我必须要说,这本书的绘图之美丝毫不亚于文字。1879年3月5日,画家保罗·罗贝尔致信欧仁·朗贝尔:“我的理想,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表现出鸟类身上的某些诗意的东西。”所以,罗贝尔也可以说是一位诗人,用画笔写诗的人。

当朗贝尔与罗贝尔这两位诗人遇见飞鸟,才使得一百多年后的我们,有幸遇见这本非凡的《飞鸟记》。

是的,爱自然的灵魂终会相遇。



投稿E-mail:ljz@cnnb.com.cn

■百家荐书

藏书的兴味——读陆昕《藏书小识》

路来森

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谈“藏书”,而陆昕,却是大有资格的。他出身藏书世家,其先祖陆宗达先生,即是著名的藏书家。陆昕绍其家学,已然成为当代著名藏书家,且积学深厚,著述颇丰,著有《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》《黄侃》《闲话藏书》《月落集》《乌啼集》等著作。

新近,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《藏书小识》,是陆昕谈藏书的又一新著。内容分为两部分:一曰古书常识,二曰藏书闲话。

“古书常识”,文如其题,是谈藏书的基本知识的。

这部分的特点是:内容全面,言简意赅,且多有作者自己的阐发。内容涉及面极广,诸如雕版印刷、各种各样的“刻本”(官刻本、家刻本、坊刻本),以及各种各样的旧书版本(活字本、初印本、红蓝印本、套印本、插图本、批校本、稿钞本)等。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,作者多用“比较”手法(纵向或者横向)。例如,谈“雕版印刷”,他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,沿北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诸朝代顺序,一一阐述,并在阐述过程中上下比较,以突出某一朝代雕版印刷的优缺点,以及它的进步、发展情况。如此,便使得行文线索清晰,雕版印刷在各朝代的特点突出、分明。再如,中国古书刻书事业中有三大部分组成,即通常所说的官刻本、家刻本、坊刻本。三种刻本,应该说各有其特点。作者在阐述这一部分时,先做出定义界定,然后详细地历数各种刻本的特点,在此基础上,再对各种刻本进行比较,于是,其各自的优缺点,即昭昭然矣。

普通读者,对于古书以及相关知识,可以说大多知之甚少,因此许多问题就容易混淆。对此,作者在书中对于一些容易混淆的问题特别作了阐述。例如,初印本与红印本、蓝印本的区别;“批校本”中,有着细微差别的几个概念:批本、校本、过录本、批较题跋本,等等。

在“古书常识”一部分中,作者还附录了大量的珍版书书影,而且许多书影是彩色的,清晰、悦目。如此,就既对文字部分作了很好的佐证,又能使读者一识古书的真面目,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古书视野。

“藏书闲话”,最见作者的真性情。

这一部分,随笔形式,内容博杂,但都与藏书有关。所谓“闲话”,其实是“闲而不闲”,“闲”中有趣,有味。

例如,在一些文章中,陆昕谈书籍的各种装帧形式、谈善本、谈某一部丛书的刊刻过程;谈今天我们藏什么书、怎样藏书、从何处藏书、藏书的动机和目的,等等。要么是知识点拨,要么是方法指导,文章虽然是以随笔的形式出现,但却实在不是“闲文”。

文章大有情味的,还是记述藏书家或者文人藏书逸闻趣事的部分。例如,刘盼遂与书同“焚”,孙楷第临终三乎其“书”,启功先生见到好书,翻动时禁不住手指哆嗦,如此等等,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。

谈藏书,陆昕除了他丰富的藏书知识外,更有他独到的藏书见解。

好的古书,人人想得,但究竟落于谁家更好?先生借助一位书店老板的话说:书,还是尽量卖给念书人。卖给单纯的书商,再好的书也仅仅是一件商品;而卖给“念书人”,书就变成了文化,变成了一种知识力量。

藏书的目的或者意义,究竟何在?陆昕说:“人最本质的功能是生殖,人不繁衍就要灭绝;书最根本的功效是阅读,书不阅读等于废纸。人最伟大之处在于创造,书最宝贵之处在于利用;人不创造等同禽兽,书不利用即成垃圾。”其藏书观,昭然矣。

对于自己的藏书行为,作者自评曰:“我对自己说,人有命运,书有缘分,得之,因喜;失之,勿忧。命运无常,缘分难测,更不要做那子子孙孙守的白日梦。唯其如此,才能在得一佳籍,把酒临风,喜气洋洋矣。”

一番言语,道出了陆昕作为藏书人的豁达性情,这才是藏书的高境界啊。